

中國新文學廿年

林莽編著

香港世界出版社印行



I 209

中國新文學廿年

(公元一九一九年——一九三九年)

林莽編著

香港世界出版社印行

中國新文學廿年

林莽編著

香港世界出版社印行

香港七姊妹道二〇〇號地下

復興橡皮印刷公司

香港七姊妹道二〇〇號七樓

香港・南洋各地均有代售

〔No. 1574〕

目次

第一章 從文學改革說起

一 文學改革

二 反對者的聲音

三 文學社團的建立

第二章 新詩的出現

一 初期的反映人生的新詩

二 抗拒的號角

三 追求形式的新詩

第三章 小說的登場

一 從魯迅的「吶喊」和「彷徨」說起

二 爲人生而文學的實踐

三 以故鄉爲題材的鄉土文學

四 青年、愛情、憧憬

第四章 戲劇的萌芽一瞥

五二

一 從娜拉到社會劇

五二

二 歷史劇隨之而來

五五

三 愛美劇的追求和產生

五九

第五章 散文在豐收中

六一

一 魯迅的雜文

六二

二 記敘、抒情之類

六五

三 從破壞到退隱

六九

第六章 魯迅與新文學的成長

七一

一 創作方法

七二

二 大眾化

七四

三 團結的促成

七六

四 重大的損失——魯迅逝世

七九

第七章 詩歌的進展

八一

一 以暴露和歌頌為題材

八一

二 不良的傾向——新月派、現代派……………

八三

三 爲戰鬥而歌……………

八六

四 新的力量的出現……………

八九

第八章 小說的成長……………

九四

一 熱情、反抗、希望……………

九四

二 對於現實的透視……………

九七

三 描寫城市複雜的形形色色……………

一〇四

四 破產農村的苦況……………

一一〇

五 東北作家羣的出現……………

一二三

第九章 戲劇的成長……………

一二八

一 劇運的簡單情況……………

一二八

二 「雷雨」的出現……………

一二三

三 國防戲劇的提出和實踐……………

一二九

第十章

雜文、報告、遊記、速寫、散文、小品……………

一三一

第一章 從文學改革說起

一 文學改革

中國新文學的歷史，開始於五四的文學改革。那是一九一九年的事情。一九一九年四月巴黎和會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各項權利，是激發五四運動的導火線，這個運動一經開展，澎湃全國，促成爲反封建的行動。文學改革的任務，相應的也就必然要反對封建文化，打倒孔家店，建立新的文化的。所謂文學改革的主張，起初不過是幾個私人的主張，由私人引起討論，後來才捲起推波助瀾的狂濤。

討論起於「新青年」雜誌。「新青年」雜誌創刊於一九一五年九月，由陳獨秀主編，原名「青年雜誌」，開首的「敬告青年」一文，對青年們提出六個重點：

一、自由的而非奴隸的；

二、進步的而非退守的；

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這在當時的社會，充滿了封建保守的氣息，無異是投下了一顆炸彈，而引起各界的注意。「青年雜誌」自第二卷起，才改名為「新青年」的，意思是用以別於舊青年。因為那時的青年，頭腦冬烘，少年老成的人正不在少數。「新青年」登場是一九一六年九月的事，自此以後，益發成為反對封建及鼓吹民主的中心刊物。所標榜的則是德先生（德謨克拉西）和塞先生（塞因斯），就是民主和科學。

這軒然大波，等於向舊社會舊制度發難，敲起沉重的喪鐘，多少人把這一新興的勢力看成爲洪水猛獸，竭力攻擊。陳獨秀在「新青年」六卷一期所寫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正好說明了當時的實情。他說：「他們所非難本誌的，無非是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操，破壞舊倫理（忠孝節義）破壞舊藝術（中國戲），破壞舊宗教（鬼神），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特權人治），這幾條罪案。這幾條罪案，本社同人

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誌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爲擁護那德謨克拉克西和塞因斯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那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塞先生，便不得不反對那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塞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

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他提出來八項主張：

- 一曰、須言之有物；
- 二曰、不摹仿古人；
- 三曰、須講求文法；
-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 六曰、不用典；
- 七曰、不講對仗；
-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這八項主張，無論在當時還是在今天，看起來都只是從文學的形式上來講求改良的，

雖然像是在當時舉起的火炬，有新奇的見解，究竟還只是皮相之談。說到文學，從來都是內容決定形式的，從形式上去糾正內容，那是捨本逐末的辦法。胡適的這篇「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後，下一期的「新青年」雜誌，就發表了陳獨秀的「文學改革論」，才等於正式舉起了文學改革的旗幟。他提出來的三大主義是：

一、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二、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三、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文學；

這樣一來，至少已經宣示了反封建與要求民主改革的本質，接觸到文學改革的內容，且也表現出他那堅決的戰鬥精神。

以後又有周作人的「平民文學」、「人的文學」，胡適的「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改革論」，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的通訊，全都關於文學改革，提出了主張和見解。這軒然大波，隨在文學界中大為泛濫，迎接着四五的高潮，席捲全國。

「新青年」於五四的前一年——一九一八年全部改刊白話文，過去它一直還是刊載的文言文。「新青年」且在開始介紹東歐和北歐的文學，魯迅的「狂人日記」就是用白話寫作的，發表於「新青年」上，是新文學改革的真實產品。

此後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了不少白話的報章和期刊，像北京的「晨報副刊」，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時事新報」的「學燈」，都是當時提倡新文化最力的副刊，也發表了不少新文學作品。一九二〇年後，像「東方雜誌」和「小說月報」也都採用白話，並且改變了內容，還有文學社團的產生，都在說明了新文學改革已經獲得了初步的成就。

二 反對者的聲音

文學改革初起的時候，似乎沒有多少人反對，直到一九一九年底，才有了猛烈的反對聲。兩個反對新文化運動的刊物，在北京大學內出版，開始攻擊「新青年」。那兩個刊物便是以劉師培、黃侃爲首所主辦的「國故」和「國民」。

5
另外，古文家林紆，在「新申報」上作小說，用影射方法，痛罵陳獨秀、胡適等人，像他所作的小說「荊生」一文，寫田其美（陳獨秀）、金心異（錢玄同）、狄莫（胡適）三人聚談於北京南城陶然亭，田生大罵孔子，狄生主張白話，忽然隔壁出現一個偉丈夫——荊生，走了過來，把田、狄兩生痛擊之外，又把金生教訓一頓，才得意而去。荊生是指徐

樹錚說的，他們想要用武力，造成文字獄，劉半農在「初期白話詩稿編者序」上，對此有所說明，並說「我們就無時無日不在慄慄危懼中過活。」可以想見反對者喪心病狂的一斑。

林紓還寫了一篇「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用以攻擊白話文，然後又於一九一九年三月致書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就是有名的「致蔡鶴卿太史書」。書中寫道：

天下惟有真學術真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無文法之啾啾。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爲教授矣。若「水滸」、「紅樓」皆白話之聖，並足爲教科之書。不知「水滸」中辭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編」，「紅樓」亦不止爲一人手筆。作者均博極群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爲古文，亦並不能爲白話。若化孔子之言爲白話演說，亦未嘗不是。按「說文」，演，長流也，亦有延之廣之之義。法當以短演長，不能以古文之長，演爲白話之短。……大凡爲士林表率，須圓通廣大，據中而立，方能率由無弊。若憑位分勢力而施趨怪走奇之教育，則惟穆汗默德左執刀而右傳教，始可如其願望。今全國父老，以子弟托公，願公留意，以守常爲是。

蔡元培當然予以痛駁，事實上反對者此後暫告偃旗息鼓。一九二一年一月南京出版的

「學衡」雜誌，發表了很多攻擊新文化與新文學改革的文字，主要的人物是胡先驕、梅光迪、吳宓等。胡先驕的「中國文學改良論」，本於五四以前發表於「南京高等師範日刊」上的，當時羅家倫曾在「新潮」雜誌上爲文反駁，這時又行捲土重來。他們居然主張大家應作韓、歐以還八大家及桐城的文章。並說此而不得應學「新民叢報」的文章，決不可以作白話。魯迅在「估學衡」一文中，等於給對方以當頭一棒。他痛詆「學衡」諸人的笑話百出，令人哭笑不得。文內說：

夫所謂「學衡」者，據我看來，實不過聚在「聚寶之門」左近的幾個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雖然自稱爲「衡」，而本身的稱星尙且未曾釘好，更何論於他所衡的輕重的是非。所以，決用不着較準，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中國提倡社會主義之商榷」中說：「凡理想學說之發生，皆有其歷史上之背景。決非懸空虛構，造烏托之邦，作無病之呻也。」查「英吉之利」的摩耳，並未做 *Pia of uto*，雖曰之乎者也，欲罷不能，但別尋古典，也非難事，又何必當中加槓呢。於古未聞「觀史之陀」，在今不去「寧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謂「有病之呻」了。……

以上不過隨手拾來的事，手舉起來，更要費筆費墨費時費力，犯不上，中止了。

因此諸公的說理，便沒有指正的必要，文且未亨，理將安託，窮鄉僻壤的中學生的成績，恐怕也不至於此的了。

總之，諸公培植新文化而張皇舊學問，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爲一種主張。可惜的是於舊學並無門徑，並主張也還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國粹的知己，則國粹更要慚惶終人！「衡」了一頓，僅僅衡出了自己的銖兩來，於新文化無傷，於國粹也差得遠。

我所佩服諸公的只有一點，是這種東西也居然會有發表的勇氣。

一九二五年章士釗創辦「甲寅周刊」，又在集中力量反對新文化，在段祺瑞的庇護下，爲封建勢力做代言人。他在「甲寅周刊」上特別註明：「文字須求雅馴，白話恕不刊布」的標語，以示反對白話文的決心。

對於「甲寅周刊」，魯迅於「答K S君」一文中，劈頭譏諷了老章，指出他文言修養不夠之外，接着又說：

……倘說這是復古運動的代表，那可是只見得復古派的可憐，不過以此當作計聞，公佈文言文的氣絕罷了。所以，即使真如你所說，將有文言白話之爭，我以爲也該是爭的終結，而非爭的開頭，因爲「甲寅」不足稱爲敵手，也無所謂戰鬥。倘要開

頭，他們還得有一個更通古學更長古文的人，才能勝對壘之任，單是現在似的每周印一回公牘和游談的堆積，紙張雖白，圈點雖多，是毫無用處的。事實一點不錯，到章士釗時的白話文言之爭，已經無由可爭了，不是爭論的開始，而是爭論的終結，反對者最後是棄甲曳兵而逃。

三 文學社團的建立

新文學改革後，最初出現的文學社團，要算是一九二一年一月成立的文學研究會。文學研究會的緣起說：

我們發起這個會，有三種意思，請大家注意。

一、是聯絡感情。本來各種會章裏，大抵都有這一項，但在現今文學界裏，更有特別注重的必要。中國向來有「文人相輕」的風氣；因為現在不但新舊兩派不能協和，便是治新文學的人裏面，也恐因了國派別的主張，難免將來不生界限。所以我們發起本會，希望大家時常聚會，交換意見，可以互相理解，結成一個文學中心的團

體。

二、是增進知識。研究一種學問，本不是一個人關了門可以成功的；至於中國的文學研究，在此刻正是開端，更非互相補助，不容易發達。整理舊文學的人也須應用新的方法，研究新文學的更是專靠外國的資料；但是一個人的見聞及經濟力總是有限，而且此刻在中國要蒐集外國的書籍，更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們發起本會，希望漸漸造成一個公共的圖書館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個人國民文學的進步。

三、是建立著作工會的基礎。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於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治文學的人也當以這事為他的終身的事業，正同勞農一樣。所以我們發起本會，希望不但成為普通的文學會，還是著作同業的聯合的基本，謀文學工作的發達與鞏固；這雖然是將來的事，但也是我們的一個重要的希望。……

這就說明了文學研究會的態度。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是周作人、朱希祖、耿濟之、鄭振鐸、瞿世英、王統照、沈雁冰、蔣百里、葉紹鈞、郭紹虞、孫伏園、許地山等。這個緣起是發表於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說月報」上的。「小說月報」那時已出版十幾年了，由於受了文學改革的影響，現在開始全面革新。

革新後的「小說月報」，由文學研究會全力支持，編輯人爲沈雁冰，其中特設的創作欄，陸續發表不少創作小說，實爲新文學運動以來第一個出現的純文學雜誌。文學研究會又由鄭振鐸主編「文學旬刊」，附刊於「時事新報」（後改周報，單獨發行），一直出到四百多期，在新文學運動中，起了一定程度的作用。鄭振鐸說得好：「這兩個刊物（指「小說月報」和「文學旬刊」）都是鼓吹着爲人生的藝術，標示着寫實主義的文學的；他們反對無病呻吟的舊文學；反對以文學爲遊戲的鴛鴦蝴蝶派「海派」文人們。他們是比「新青年」派更進一步揭起了寫實主義的文學改革的旗幟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導言」）於此，更爲明確的說明了文學研究會這一文學團體他們從事於新文學時的見解和態度。

文學研究會所提倡的「爲人生的藝術」，矛盾對它有最好的說明，見之於「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和「關於文學研究會」兩文。

前者說：

五四時代初期的反封建的色彩，是明明白白的；但是「反」了以後應當建設怎樣一種新的文化呢？這問題在當時並沒有確定的回答。不是沒有人試作回答，而是沒有人的提案能得普遍一致的擁護。那時候，參加「反封建」運動的人們並不是屬於同一